



克·勒·门  
文·丛

# 为艺术为爱情

和温可铮在一起的日子

Agrippina  
(1709)

"Ciel raggio placido...  
Recitative and Aria.

Bass. GEORG FRIEDRICH HANDEL  
(1685-1727)

hon-our-ful - ca - sor - te. Non ar - ri - su - a mihi  
the - un - kind - ty. For - tune. Fail'd to smile on my

je - to del tuo fe - del fa - lan - te. Nel - te - pre  
with - al, the heart of thy Pal - lan - tes, in ev - ery

der cu - stan - tal. Ma chi ben - di - gio - n - mor,  
joy, it hears thee! Yet, to hope thou'lt be kind,

mi - ro - del - cor di Mo - gis - tarl,  
my heart hears! yet I despair not!



王速 著



克·勒·门  
文·丛

# 为艺术为爱情

和温可铮在一起的日子



王逮 著

Copyright © 2019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为艺术为爱情:和温可铮在一起的日子 / 王逮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 8

(克勒门文丛)

ISBN 978-7-108-06446-2

I. ①为... II. ①王... III. ①回忆录—中国—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14786 号

责任编辑 麻俊生

封面设计 储平

责任印制 黄雪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印 刷 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

排 版 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 年 8 月第 1 版

201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8.75

字 数 182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克勒门文丛 编委会

主 编 陈 钢

副 主 编 嵇东明 阎 华 林明杰

编 委 秦 怡 白 桦 谢春彦 梁波罗

刘广宁 童自荣 陈逸鸣 陈 村

王小鹰 曹 雷 淳 子 郑辛遥

## 序一 留住上海的万种风情

陈钢

“克勒”曾经是上海的一个符号，或许它是 class(阶层)、color(色彩)、classic(经典)和 club(会所)的“混搭”，但在加上一个“老”字后，却又似乎多了层特殊的“身份认证”。因为，一提到“老克勒”，人们就会想到当年的那些崇尚高雅、多元的审美情趣和精致、时尚生活方式的“上海绅士”们。而如今，“老克勒”们虽已渐渐离去，但“克勒精神”却以各种新的方式传承开发，结出新果。为此，梳理其文脉，追寻其神韵，同时将“老克勒”所代表的都会文化接力棒传递给“大克勒”和“小克勒”们，理应成为我们这些“海上赤子”的文化指向和历史天职。于是，“克勒门”应运而生了！

“克勒门”是一扇文化之门、梦幻之门和上海之门。推开这扇门，我们就能见到一座座有着丰富宝藏的文化金山。“克勒门”是一所文人雅集的沙龙，而沙龙也正是一台台城市文化的发动机。我们开动了这台发动机，就可能多开掘和发现一些海上宝藏和文化新苗，使不同的文化在这里可以自由地陈述、交流、碰撞和汇聚。

这里有作家、诗人、画家、音乐家、演员、记者和来自四面

八方的朋友们。他们不仅在这里回顾过往，将记忆视为一种责任，更是以百年上海的辉煌作为基点，来远望现代化中国的灿烂未来！有人说，“克勒门”里的“同门人”都很“纯粹”。纯粹(pure)和单纯(simple)还不完全一样。单纯是一种客观的状态，而纯粹，是知晓世事复杂之后依然坚守自己的主观选择。因为“纯粹”，我们无所羁绊；因为“纯粹”，我们才能感动更多“同门人”。

记忆是一种责任。今天，当我们回望百年上海时，都会为这座曾经辉煌的文化大都会感到自豪，但也会情不自禁地为那一朵朵昔日盛开的文化奇葩的日渐萎谢而扼腕叹息。作家龙应台说，文化是应该能逗留的。为了留下这些美丽的“梦之花”，为了将这些上海的文化珍宝串联成珠，在人世间光彩永放，“克勒门”与发祥于上海的“老牌”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共同筹划出版了这套“克勒门文丛”，将克勒门所呈现的梦，一个一个地记录下来。

这里，我们所推出的这本书是年将九旬的钢琴家王述所著的回忆录——《为艺术为爱情——和温可铮在一起的日子》。

《为艺术为爱情》是普契尼歌剧《托斯卡》中的咏叹调，是一首爱情的传世名曲。王述以此作为书名，是再也恰当不过的。因为，艺术和爱情是温可铮，也是王述的生命支柱和终生追求。

温可铮是一个为歌而生的天才歌唱家，他说：“我活着就是为了唱歌。”他还说：“音乐是我生活的唯一意义，我所有的自尊自信都来自音乐。”他甚至高声地向世界宣告：“我要唱，

我要唱，我连骨头都能唱呀！”温可铮真是天生的歌唱家，他生在北京，生在皇城根下的一条老胡同里，而这个胡同也就是今天国家大剧团的宅基地。10岁时，温可铮就以一曲《爱情的喜悦》获得了歌唱的“天才儿童音乐奖”；17岁时，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报考音乐学院，他竟然咬破手指，写下了血书：“我不当上歌唱家、不当上教授，就不回家！”接着，就毅然离家出走，到南京去投奔著名的男低音歌唱家斯义桂和斯义桂的老师、俄罗斯歌唱家苏石林了。甚至，他还要以“爬也要爬到莫斯科”的决心去寻找苏石林的故乡。更为令人感动的是，在年过花甲之后，他还要在国外寻找美声唱法的真谛。正是因为有这样对艺术无限膜拜的精神，温可铮才能将《老人河》与《伏尔加船夫曲》唱得那么深沉感人，将《跳蚤之歌》和《酒鬼之歌》唱得如此令人叫绝，也才会被誉为“夏里亚宾再现”。《纽约时报》称赞他的嗓音力度“美妙神奇”“使人动容与震撼”！温可铮，就是这样令人“动容”和“震撼”地唱呀唱，唱呀唱，一直唱到78岁，唱到突破低音艺龄的最高年限，直到唱到国家大剧院即将建成，唱到他所期待的在这所新建的舞台上举行80大寿音乐会前，他终于倒下了，带着未竟的心愿倒下了！可是，为音乐而生、用生命咏叹的温可铮，他的精神是永远不会倒的！

爱情是温可铮生命中的阳光雨露。如果说，温可铮是为音乐而生的话，那么王速就是为温可铮而生的。50多年来，他们风雨同舟，相守相爱，琴瑟和鸣，不离不弃，共同谱写了一曲爱的赞歌。特别是在那个特殊年代里，当温可铮在不堪凌辱后作出生死抉择时，是妻子王速守护着他，支撑着他，用爱

与艺术挽留住他……

“好，你想死，我陪你一起死，但我得把话讲清楚。我记得你父亲说你一年级的的时候就写作文，要成为伟大的歌唱家。是吗？”

“是的。”

“你的理想实现了没有？”

“没有。”

“那你现在觉得唱够了吗？”

“没有！”

“那你教够了吗？”

“没有！”

“那你能甘心死吗？！”

我们读过许多动人的爱情小说，听过无数美丽的爱情歌曲，可是，这一段简短朴实、铿锵有力的爱情对白，就如一声劈天的惊雷，重重地打在人们心上。我们不得不相信爱因斯坦的话——爱是宇宙间最大的能量！

王述是温可铮的终身伴侣，他们在灵魂中交合，在琴声中相融。温可铮走了，王述留了下来，继续用她弹钢琴的手，为温可铮天堂里的歌声轻轻伴奏。她不仅一个键一个键地弹奏着音乐，同时又一个字一个字地书写历史，记录本真。历史在她的笔下犹如慢慢展开的画卷，那么清晰，那么逼真。虽然我们不忍重读，可是不予重读的历史会不会又再次重现呢？读吧！读吧！当你的目光在它每一个章节上驻留时，你的心也一定会随之收放，随之喟叹，随之欢呼……

“克勒”是一种气度、一种格调,更是一种精神、一种文化。让我们一起走进“克勒门”和“克勒门文丛”,寻找上海,发现上海,书写上海,歌唱上海,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有历史守望与文化追寻的梦中人,传承和发扬高雅、精致和与时俱进的海派文化精粹,用我们的赤子之心留住上海的万种风情!

## 序二 怎能忘记这首《爱情的喜悦》

姚学吾

回想起 80 年前(1939 年)发生在北平的往事。那时我 10 岁,可铮也 10 岁。我在东城普育小学读五年级,可铮在西城绒线胡同小学也读五年级。正是在这一年,华北举行了成年人歌唱比赛,温可铮以一名少儿歌手的身份参加了这场比赛,并以一首意大利歌曲《爱情的喜悦》获得“天才儿童音乐奖”金奖,并被冠以“音乐神童”之称。一时激起古城音乐界一阵不小的热浪,获奖者的歌声在北平广播电台反复播放达数月之久。

我作为普育小学合唱团的成员,也经常在北平广播电台的儿童节目里表演小合唱和器乐合奏等节目,但那时可铮已是广播电台的独唱小演员了,他以一副优美且飘逸的童声(boy-soprano, 男孩未变声时的童音)征服了一众中小学里热爱声乐的男孩女孩,其中我就是属于那种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的可铮的爱好者。

1941 年我被保送到育英中学(一所教会学校),真是无巧不成书,可铮这一年也考进了育英中学。在育英中学男声合唱团的第一次联欢会上,我们合唱团员作自我介绍时,当听到

那多少有些腼腆的男孩的口中蹦出“温可铮”三个字时，全体团员起立并鼓起雷鸣般的掌声。我们的音乐导师兼合唱指挥胡腾骥老师代表全体合唱团员对新加入的同学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并说育英合唱团是一支有着悠久而光荣历史的男生合唱团，和隔壁的贝满女中合组的“育英贝满混声合唱团”是誉满平津的合唱劲旅。

我迫不及待的，一等老师说散会，就找到可铮，谈及我对他的敬羨之情。正谈时，我们的钢琴伴奏，比我们高一年级的吴瑞同学也急急地走过来，和我俩说：“你们是今年入学的吗？我比你们高一班，我叫吴瑞，咱们今后可以找机会多在一起谈论音乐了。”看人都走光了，只剩我们三人，吴瑞打开琴盖，顺手就弹起那首可铮得奖的歌曲《爱情的喜悦》。我俩让可铮为我们再唱一次，可铮随琴声就用法语低吟起这首美妙的歌曲。在第二次重复时，可铮放大了声音，其声音之美，竟把离开不久的合唱团员又吸引回来几位。大家静静地听，在他唱完后，都惊叹不已。

可铮、吴瑞和我三人几乎在课余一有机会就聚在一起。一年下来，我们互访了每个人的家庭。可铮的父亲是北平著名大律师，家住在绒线胡同，就是现在建起国家大剧院的那个地方。他们家是典型的北京四合院。

吴瑞的父母都是科学家，吴瑞的父亲是北京协和医学院的首任华人院长，母亲是协和医院营养学科的奠基人。吴瑞极细心而又有爱心，对我们俩都十分关怀、体贴。

我的家庭比较简单，一家四口，父母和我们兄弟两个。父亲是北平铁路学院的教授，母亲是师范学校的毕业生，但为了

相夫教子，她一天也没在外面工作过。父亲是个琴棋书画样样拿得起的文人，平日里父亲下班后总是在家或吹拉弹唱，或提笔作画。他的一举一动对我和弟弟在音乐和艺术上的启发和培养都是至关重要的。

可铮、吴瑞和我经过一年的交往，亲如手足，于是在我们的共同倡议下，我们三人决定结拜为金兰之交。先买了三份证书（那时的文具店里都有售），或曰“换谱”，我们在一个星期六的课后，就在育英初中部的白色小楼的阳台上，焚香三支，燃烛三支，行礼如仪，结为异姓兄弟。我们并不信奉佛教，但这是传统仪式，不想打破。吴瑞比我俩大一岁是大哥，可铮比我大三个月为二哥，我则敬陪末座，是老三。我们在那段日子里，有说不完的心里话，唱不完的美好歌曲，同学们都称羨不已。

我们一起参加了全市的每年一次的歌咏比赛，育英男声合唱团总是全市第一，而育英贝满混声合唱团又是经常获平津或华北省市比赛的金奖。可铮经常在全校大会上为同学们演唱，所以他是全校的名人，几乎不分年级，没有人不认识他的。大家把他昵称为“温头儿”，是育英的一张亮丽的名片。育英音乐教育实力雄厚，全校共有七八位学有专长的音乐教师，其中的顶尖人物就是蜚声海峡两岸和音乐大师李抱忱博士，他曾主持育英的音乐教育一二十年。

听音乐会是非常开心的事，我们三人几乎都是一起前往。有时在北京饭店礼堂，有时在协和医院礼堂，有时也在公理会教堂。我们听过沈湘、黄友葵、茅爱立、池元元等人的独唱音乐会，也听过朱宣育的钢琴独奏，李信征先生的乐锯（music

saw)独奏。我们听音乐会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功课就是听后不过一两天,可铮就把他们演唱的歌曲唱给我俩听。不管原歌曲是男高音的还是女高音的,他都拿来唱。我们也跟着学了(或者说见识了)许多欧洲古典歌曲。什么《索尔维格之歌》《鳟鱼》《夏日里最后的玫瑰》《菩提树》《乘着歌声的翅膀》《圣母颂》《伦敦德里小调》《重归苏莲托》《跳蚤之歌》《多年以前》《连斯基咏叹调》《仰望苍空》《斗牛士之歌》《当晴朗的一天》《小夜曲》等等,还有很多,远不只这些。可铮都尽量找到原文的谱子。好在我们的嗓子都还没变音,所以什么都唱,用一句京剧的术语,就是“文武昆乱不挡”。在无拘无束中,我们自学了大量经典歌曲。可铮抓紧每个机会认真实践,我俩也受益匪浅。少年的岁月就在这美好的音乐中度过。

抗战胜利的那年,北平各界举办多种庆祝活动。音乐界则筹备演出一部歌剧《松梅风雨》,作曲是当时著名作曲家兼指挥家张肖虎先生,他是清华大学工学院毕业生,但音乐的造诣很深。乐队基本上是张肖虎的班底,外加北平师范大学音乐系的师生、燕京大学音乐系的师生,另外还特别邀请了清华大学和北平几所音乐基础比较好的中学的学生,其中就有育英中学,自然可铮、吴瑞和我都被选上参加合唱队。经过1945年的暑假里半个月的紧张排练,终于在9月份开学前在北平和天津各演了7场,场场爆满,好评如潮,各界要求再加几场,但因都是老师和学生,开学在即,只能爱莫能助了。我们在那次演唱中,结识了很多音乐界的朋友,这就为后来可铮到南京就读南京国立音乐学院埋下了伏笔,因为演员中有三四位该校的学生,如魏启贤、王福增等,他们极力邀可铮到他

们学校学习。

1946年可铮真的告别北平只身南下，这让我们三人情何以堪？真是难舍难分，整日愁眉苦脸的，甚至我们都有在梦中哭醒的记忆。这一年，吴瑞被育英中学保送到燕京大学化学系学习，我送他俩离去，整日难解离愁，只好独自唱着马斯奈的《悲歌》。

1947年，我高中毕业，只报考了我心仪的清华大学建筑系一个志愿，因总分比录取线低了三十分，而被清华先修班录取。1948年春，我因病重而不得不回到已在台湾的父母家治疗。但当我病愈后再次回大陆，又考取了清华大学外文系，而这时得知吴瑞已在1948年随全家移民美国了，他在走前，曾诚恳地邀可铮和他们一起去美国，并可在美国继续深造，但被可铮婉言谢绝了，理由是他不能弃祖国而去。

多年以后，1957年可铮代表国家参加世界古典音乐独唱比赛，获银质奖章，为祖国争了光。那时他28岁，已经在上海音乐学院任教了。我也在1954年毕业，被留在北大外语系任教，吴瑞也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生化专业的博士，他事业有成，在生命科学领域成绩卓著，曾被选为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也被中国台湾地区“中研院”选为院士。

1984年，我移民美国与家人团聚。同年，可铮也被康奈尔大学邀请为音乐系的访问学者，这里正是吴瑞执教的学校，我们三人终于能在异国他乡重聚了。可铮应邀到处演出、讲学，并多次来纽约，我们三人抓住这难得的机会，几度欢聚。我为可铮介绍了纽约华人知识界及文化界的精英相会，并由此诞生了“北美华人爱乐合唱团”，可铮任艺术总监及指挥，

大大活跃了美东的声乐活动,也提高了华人的声乐地位,他为美东播下了声乐的种子。

可铮受国内音乐界的一再呼吁:“早日归来吧,你的学生和未来的学生都期盼你的归来!”远离故土,思乡心切。可铮深知这是历史的召唤,痛感肩上的重担,应趁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回到上海音乐学院主持声乐教学,并多多培养声乐的接班人。可铮为了在晚年尽其所能发挥余热,在上海、北京两地选拔人才,精心培养,同时也到处举行个人独唱会。据统计他的个人演唱会达300余场,参加演出2000余次,是中国音乐史上创纪录的。可铮把对事业的不懈追求始终放在第一位,能为广大听众演唱是他终生的信条。一息尚存,演唱不停,就在2006年的12月3日,他还拖着病身在北京举办“俄罗斯经典声乐作品音乐会”,一口气演唱了14首歌曲。众所周知,可铮演唱时不论剧场大小他都不用电声,所谓麦克风。那是很要演唱功底的,没想到这一次竟成了“绝响”。

可铮不幸于2007年4月19日与世长辞了,才78岁。对于一位有着巨大成就的音乐家、教育家来说,这样的年纪离去,不是太早了吗?深深令他的亲人、学生和广大的音乐爱好者无法接受,万分惋惜啊!一代亚洲男低音歌王就这样驾鹤西去了!

不要难过,他留给人间的动人的歌声、科学的声乐教学法、慈祥的面庞和一颗善良、热情的心将永不消失!

作为可铮的挚友,我会在可铮的歌声的陪伴下不断重温着我们往日的情谊,特别是我童年时第一次听到可铮唱的那首《爱情的喜悦》!

### 序三 怀念我的老师

俞子正

小时候,听过一首歌“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读着王述老师的回忆录,就真是这样的感受。

在踏上汾阳路之前到现在,漫长的40多年,温老师的故事听了几十遍了,就像同一条河流的流水,每天听到的却都是不同的声音。

如今读师母的回忆录,依然是心潮起伏。“*Vissi d'arte, vissi d'amore*”(《为艺术为爱情》),老师的一生就是这首咏叹调。

字里行间,师母,用心在倾诉;我们,用心在倾听。

老师执着于歌唱艺术,倾注了整个生命,因为他是一个真心喜爱艺术的人。

老师除了歌唱,心无旁骛,因为他是一个简单真实的人。

老师精于艺术,疏于迎合,因为他是一个正直诚实的人。

老师大喜大悲,从不掩饰自己的好恶,因为他是一个情感丰富的人。

老师历经苦难而初心不改，因为他是一个自强不息的人。

我的老师是一位把心奉献给歌唱艺术，把爱奉献给学生的歌者、父亲、导师、榜样！

艾青的诗写道：“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老师便犹如那只鸟，用他低沉而宽厚的歌声歌唱爱情、歌唱大自然、歌唱美好……一直唱了半个多世纪。“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泥土里面。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老师的一生，是一个执着的传奇，一个人能如此热爱歌唱艺术，如此倾注生命为此奋斗，令所有人敬佩、敬仰！我们从师母的回忆录中深深感受到这种执着的力量。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老师走了，师母埋头整理出版了老师的大部分音像资料，整理了老师的歌谱和教学笔记，举行了纪念老师的音乐会和各种纪念活动，又写下了这本珍贵的回忆录。年将九旬的老人，依然留恋在和老师共同生活过几十年的旧房子里，房子的每个角落仿佛依然有老师当年的身影和气息，还有那难忘的歌声，这怎不让人感动和由衷的尊敬！

作为温老师的弟子，我和所有同门的师兄师姐师弟师妹一样，尽管我们做不到老师那样的执着勤奋，我们也达不到老师那样的艺术高峰，但是，我们能做的是继承老师的优秀品格，继承老师对艺术对教学的不懈追求，努力向老师学习，不辜负老师对我们的培养和期待，多做点好事，多做点善事，多